



藝祖仕周世宗功業初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正陽攻壽陽劉仁贍未下而藝祖分兵取滁州距壽州四程皆大山至清流關而止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而西澗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時江南李景據一方國力全盛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軍數千

默記

朱鮑二家校俱用硃筆
免林校先用紫筆繼用綠筆
仲魚校用黃筆

王銍 性之



敵作比

與暉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
憇滁州城下令翼日再出太祖兵再聚於關下
且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
村中教學多智計却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
直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者固知為趙點檢也
迎見加禮太祖再三叩之學究曰皇甫暉威名
冠南北太尉以為與已何如曰非其敵也學究
曰然彼之兵勢與已如何曰非其比也學究曰
然兩軍之勝負如何曰彼方勝我已敗畏其兵

出所以問計於君也學究曰然且使彼來日整
軍再乘勝而出我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
祖曰當復奈何學究曰我有奇計所謂因敗為
勝轉禍為福者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暉
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
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既敗之後無敢躡
其後者誠能由山川背小路率衆浮西澗水至城
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為
備可以得志所謂兵貴神速出其不意若彼來

日整軍而出不可為矣太祖大喜且命學究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即下令誓師夜出小路亟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為備奪門以入既入暉始聞之旋率親兵探甲與太祖戰三縱而三擒之既主帥被擒城中咸謂周師大兵且至城中大亂自相蹂踐死亡不計其數遂下滁州即國史所載太祖曰餘人非我教必斬皇甫頭者此時也滁州既破中斷壽州為二救兵不至壽州為孤軍周人得以擒仁

贍自滁州始也擒暉送世宗正陽御寨世宗大喜見暉於篋中金瘡破體自撫視之暉仰而言我自具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于趙某者乃天贊趙某豈臣所能及因盛稱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瘡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處為淮南屏蔽去金陵纒一水隔

耳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援則淮南盡為平地自是遂盡得淮南無復障塞世宗乘滁州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景割地稱臣者由太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暉所以稱太祖先為神武者暉亦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後真宗時所以建原廟於滁而殿曰端命者太祖歷試于周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此而始故號端命蓋我宋之咸鎬豐沛也其趙學究即韓王普也實與太祖定交於滁州

引為上介辟為歸德軍節度使巡官以至太祖受天命卒為宗臣比跡于蕭曹者自滁州始也王朴仕周為樞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皆歸樞密院至今謂之二府當時宰相但行文書而已况朴之得君哉所以世宗纔四年間取淮南下三關所向成功時緣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請見世宗屏人嘖盛且倉皇歎嗟曰禍起不久矣世宗因問之曰臣觀玄象大異所以不敢不言世宗云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

不能免而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
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同出至野次
止於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云陛下見隔
河如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熒々然迤
邐甚近則漸大至隔岸大於車輪矣其間一小
兒如三數歲引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
之既拜漸遠而沒朴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
後數日朴於李穀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既伐幽
燕道被病歸而崩明年而天授我宗矣火輪小

無盛字

兕蓋聖朝火德之盛兆豈偶然哉陸子履為先
子言

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襪乘
轎子出居天清寺世宗節名而其功德院也藝
祖與諸將同入內六宮迎拜有二小兒卍角者
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世宗二子紀王斬王也
顧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即捉去惟潘美在後
以手搯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汝以為不可耶
美對曰臣豈敢以為不可但於理未安藝祖即

命追還以其一人賜美，即收之以為子而藝
祖後亦不復問其後名惟正者是也每供三代
惟以美為父而不及其他故獨此房不與美子
孫連名，夙者乃其後也夙為文官子孫亦然
夙有才為名其英明有自云

徐鉉歸朝為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
問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卿
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見可矣鉉遂徑往其居
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太尉卒言

有旨不得與人接豈可見也鉉云我乃奉旨來
見老卒往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舊
椅子相對鉉遙望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
頃間李主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拜而李主遽下
階引其手以上鉉皆辭賓主之禮主曰今日豈
有此禮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相持大哭乃
坐默不言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
鉉既去乃有旨再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
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牽機藥者服之病廷前，卻數十回頭足

相就如牽機狀也乃後主在賜第因七夕命故
妓作樂聲聞于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
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併坐之遂
被禍云

先子言錢俶所以子孫貴盛蕃衍者不特納土
之功使一方無兵火之厄盖有社稷大勲雖其
子孫莫知之也從太宗平太原既擒劉^繼元以
歸又旁取幽燕幽燕震恐既迎大駕至幽州城
下四面攻城而我師以平晉不賞又使之平幽

遂軍變太宗與所親厚夜遁時俶掌後軍有來
報御寨已起者凡斬六人度大駕已出燕京境
上乃按後軍徐行故鑿輅得脫不然後軍與前
軍合又虜覺之則殆矣盖一夜達旦大駕行三
百里乃脫皆俶之功也

世傳王迥遇女仙周^瑤遙英事或言非實託寓而
為之爾是誠不然當斯時盛傳天下禁中亦知
是時皇嗣^儲屢天晏元獻為相一日遣人請召迥
之父郎官王璐至私第款密久之王璐不測其

以文云此事記
詳載者舊續聞

意忽問曰賢郎與神仙遊其人名在帝所果否
王璐驚惶不知所對徐曰此子心疾為妖鬼所
憑為家中之害所不勝言晏曰無深諱不知每
與賢郎言未來之事有驗否王璐對曰間有後
驗而未嘗問也晏曰此上旨也上令殊呼郎中
密託令似以皇子太屢天深軫上心誠試于帝所問
早晚之期與後來皇子還得定否王璐曰不敢
辭後數日來云密言謾令小子問之小子言其
人親到九天見主典簿籍者言聖上若以族從

為嗣即聖祚綿久未見誕育之期也雖其若此
願相公勿以為信以保家族晏公默然其後聞
所奏者亦不敢盡言富鄭公乃晏壻也富公為
宰相皇子猶未降故與文潞公劉丞相王文忠
首進建儲之議蓋本諸此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本朝以宮師
罷相其父祚為觀察使致仕待溥甚嚴不以其
貴少假借每賓客至溥猶立侍左右賓客不自
安引去國史言之詳矣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

所不足者未知年壽爾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
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
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
今以告諸語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既見祚
令布卦成又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
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
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百歲乎又
歎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
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並無固問之其人又

細數之曰俱無祇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
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喜曰顧子孫在後
侍立者曰孫兒懣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喫冷
湯水

懣字未解疑作
們字

太宗長子楚王元佐既病廢次即昭成太子元
僖封許王最所鍾愛尹開封府擇呂端張去華
陳載一時名臣為之佐禮數優隆諸王莫比將
有青宮之立王豐肥舌短寡言娶功臣李謙溥
姪女而王不喜之嬖惑侍妾張氏號張梳頭陰

史作謙溥女

有廢嫡立為夫人之約會冬至日當家會上壽
張預以萬金令人作闕拔金注子同身兩用一
着酒一着毒酒來日早入朝賀夫婦先上壽張
先斟王酒次夫人無何夫婦獻酬王互換酒飲
而毒酒乃在王盞中張立於屏風後見之掩耳
頓足王飲罷趨朝至殿廬中即覺醉中昏憤不
知人^事不俟賀扶上馬至東華外失馬仆于地扶
策以歸而卒太宗極哀勅命王總思及御史武
元穎鞠治頃刻獄就擒張及造酒注子人凡數

輩即以冬至日纒釘於東華門外贈王為太子
府僚呂端陳載俱貶官而張去華已去官旋以
它事貶云去去華之孫景山言親見其詳今國
史載此事多微辭惟言上聞之停冊禮命毀張
之坟墓而已

晏元獻守長安有村中富民異財云素事一玉
鬮髀因大富今弟兄異居欲分為數段元獻取
而觀之自額骨左右皆玉也瓌異非常者可比
見之喟然公歎曰此豈得於華州蒲城縣唐明

今宋史作毀張
氏父母塚墓以
張氏有招魂墓
父母之僭也此
處似誤

嘗見劉氏鴻書
云唐明皇不得
其死人罕知之
後溫韜發其陵
見明皇頭乃破
兩半以銅絲縫
合豈殺三子納
兇婦遂假手輔
國耶明皇在晉
歷代山陵考亦
取其說然則元

獻所見者豈即
此耶書之以脩
參考

皇泰陵乎民言其祖實於彼得之也元獻因為
僚屬言唐小說唐玄宗為上皇遷西內李輔國
令刺客夜攜鐵槌擊其腦玄宗卧未起中其腦
皆作磬聲上皇驚謂刺客曰我固知命盡
於汝手然葉法善曾勸我服玉令我腦骨皆成
玉且法善勸我金丹今有丹在首固自難死汝
可破腦取丹吾乃可死矣刺客如其言取丹乃
死孫光憲續通錄云玄宗將死云上帝命我作
孔昇真人爆然有聲視之崩矣亦微意也然則

此乃真玄宗之髑髏骨也因潛命瘞于泰陵云
肅宗之罪著矣或云肅宗如武乙之死可驗其
非虛也

王朴仕周世宗制禮作樂考定聲律正星歷修
刑統百廢俱起又取三關收淮南皆朴為謀然
事世宗纔四年耳使假之壽考安可量也嘗自
謂朴在則周朝在非過論也王禹偁記朴在密
院太祖時為殿前點檢一日有殿直衝節者訴
於密院朴曰殿直雖官小然與太尉比肩事主

且太尉方典禁兵不宜如此太祖聳然而出又周世宗於禁中作功臣閣畫當時大臣如李穀鄭仁誨與朴之屬太祖即位一日過功臣閣風開半門正與朴像相對太祖望見却立聳然上御袍襟領磬折鞠躬頂禮乃過左右曰陛下貴為天子彼前朝之臣禮何過也太祖以手指御袍云此人若在朕不得此袍着其敬畏如此又間談錄云朴植性剛烈大臣藩鎮皆憚之世宗收淮南俾朴留守時以街巷隘狹例從展拓怒

廂校弛慢于通衢中鞭背數十其人忿然嘆云嗟宣補廂虞候豈得便從決朴微聞之命左右擒至立斃于馬前世宗聞之笑謂近臣云此是大

愚人去王朴面前誇宣補廂虞候宜其死矣

呂申公為相有長者忠厚之行術故其福祿子孫

為本朝冠族嘗因知制誥有關進擬晁宗慤仁宗曰無甚文名命別擬人申公曰臣之所見或異於是今內外之臣文字在宗慤之上固多但宗慤父迥年逾八十受先朝尊禮若使其生見

子為侍從且父子世掌絲綸尤為盛事迥必感戴足以悖聖朝孝悌之風上許之即降旨召試是日亟命至中書迥方熟睡不暇白知也既畢還家而迥老病卧于床上注目以待宗慤之歸問今日來何晏也宗慤具白召試畢方歸故不暇白大人也問試得意否宗慤曰甚得意也迥大喜遽下牀扶行失病所在蓋久病卧於牀固喜其子召試而忘其疾也宗慤在詞掖久之父子每同錫燕縉紳榮之宋綬云自唐以來惟楊

於陵身見其子嗣復繼掌書命至是有晁氏焉然則呂申公相作而邱人之老真宰相器也其有後宜哉

繼下有之字

章懿李太后生昭陵而終章獻之世不知章懿為母也章懿卒先殯奉先寺昭陵以章獻之崩號泣過度章惠太后勸帝曰此非帝母帝自有母宸妃李氏已卒在奉先寺殯之仁宗即以犢車亟走奉先寺撤殯觀之在一大井上四錢索維之既啟棺而形容如生略不壞也時已遣兵

觀作棺

圍章獻之第矣既啟觀知非鳩死乃罷遣之

丁謂當國權勢震主引王沂公為參知政事諛

事謂甚至既登政府每因閒暇與謂疑必涕泣

作可憐之色晉公問之數十次矣一日因問閔

然對曰曾有一私家不幸事恥對人言曾少孤

惟老姊同居一外甥不肖為卒想見受艱辛杖

責多矣老姊在青州鄉里每以為言訖又涕

下謂亦惻然因為沂公言何不入文字乞除軍

籍沂公曰曾既污輔臣之列而外甥如此豈不

然作默

甥作生

謂又自陳之句

疑有誤

辱朝廷自亦慙言于上也言畢又涕下謂再三
勉之此亦人家常事不足為媿惟早言于上庶
脫其為卒之苦爾自後謂數、勉之留身上前
奏知沂公必涕下曰豈不知軍卒一日是一日
事但終自羞報爾晉公每催之且謂沂公曰某
日可留身奏陳沂公猶不欲謂又自陳之一日
且責沂公門戶事乃爾緩謂當奉候于閤門沂
公不得已遂留身既留身踰時至將進膳猶不
退盡言謂之盜權姦私且言丁謂陰謀詭譎多

方悟以下未解

智數變亂在頃刻太后陛下若不亟行不惟臣
身齏粉恐社稷危矣太后大怒許之乃退晉公
候于閣門見其甚久即頓足捩耳云無及矣方
悟知其令謂自為己謀不使之覺欲遠當山陵
之事而發故也沂公既出遇謂于閣門含怒不
揖而出晉公始悟見賣含毒而已不覺也是日
既至都堂召兩府入議而不召謂、知得罪祈
哀于馮拯錢惟演及曾等曰今日謂家族在諸
公矣太后欲誅謂拯申理之沂公奏請召知制

誥就殿廬草制罷之不復宣麻太后從之謫太
子少保分司西京俄竄崖州向使謂防閑沂公
則豈有此禍故知權數在謂之上也

章獻太后智聰過人其垂簾之時一日泣語大
臣曰國家多難如此向非宰執同心協力何以
至此今山陵了畢皇親外戚各已遷轉推恩惟
宰執臣寮親戚無有恩澤卿等可盡具子孫內
外親族姓名來當例外一一盡數推恩宰執不
悟于是盡具三族親戚姓名以聞奏明肅得之

遂各畫成圖粘之寢殿壁間每有進擬必先觀圖上非兩府親戚姓名中所有者方除之

狄青善用兵多智數為一時所服其出師討儂智高也既行燕犒士卒於瓊林苑中將士皆列坐既酒行青自起巡而問之曰兒郎若肯隨青者任其願同去若有父母侍養及家私幼小畏怯不願去者便請于此處自言若大軍一起之後敢有退避者惟有劍耳於是三軍之士感泣自勵至嶺外無一人敢有怠惰者

儂智高犯廣南破諸郡官軍屢敗朝廷震動遂遣狄青作宣撫招討使青至洪州聞陶弼在外邑丁憂蓋弼久作廣南官也青至微服往見弼問籌策弼察其誠為青言廣南利害曰官吏皆成貪墨不法惟欲溪洞有邊事乘擾攘中濟其所欲不問朝廷安危謂之做邊事涵養以至今日非智高能至廣州乃官吏不用命誘之至此智高豈能出其巢穴至廣州哉今誠能誅不用命官吏使兵權在我一變舊俗則賊不足破也青

崇作宗

一作二

廣下疑脫商字

項原作碩即石也

無近字

大奇之所以初至廣州按法誅不遵節制出兵而敗陳崇儀而下三十餘人明日一鼓而破賊一廣晏然者用弼之策也青南討至嶺下隨軍廣南轉運使李肅之等迎於界首具橐韃謁請曰某等隨軍轉運使今已入本界請大軍糧食之數及要若干碩數月日多少請預備之青答曰此行亦無東西南北遠近所在亦無歲月多少之期既曰隨軍轉運須着隨軍供贍人足備若少一人之食則先斬轉運使肅之等悚然

而退故其軍食足而成功此善為將帥者也高遵裕之為將取靈州也范純粹胡僧孺為轉運使既至軍前大陳軍儀會將校二漕同稟此行軍糧多少月日遵裕撚鬚熟計久之反覆思索而言曰且安排一月二漕應諾對遵裕呼書吏取紙自書一月軍糧狀遵裕判押照會訖迺罷其後靈州城下軍潰乏食死亡幾半朝廷罪遵裕以乏食自解置獄華州二漕使出遵裕所押一月軍令狀自解故遵裕深責而二漕止降

一官以此二者觀之大帥之語默舉措可以見成敗矣

滕元發言杜祁公作相夜召元發作文字因觀其狀貌歎曰此骨相窮寒豈宰相之狀也徐左^命右秉燭手展書卷起而觀之見眼有黑光徑射紙上元發默然曰杜公之貴者此也後與王介甫同作館職同夜直忽見介甫同展書燭下黑光亦徑射紙上因為荆公說祁公之事言介甫他日必作相介甫歎曰子勿相戲安石豈願作

同字疑衍

宰相哉十年之間果如元發之言^所

董士廉閔中豪俠之士佐劉滄同擅築永洛城尹師魯大非之其後秋青帥渭希師魯意以滄擅興械送獄將案誅之時士廉已罷幕府至京師青請於朝檻車捕送欲至渭而誅之時士廉過華陰縣姚嗣宗知縣事姚董義氣之交也縣當發人護送而監者兵伏嚴密如護叛逆者不得語也嗣宗交護送者于路因呼士廉行第屢引兩手向上示之士廉應曰會得嗣宗意令作

向上一路出此檻車也既至渭州青方坐廳事
列兵仗盛怒以待之士庶在檻車中見青大呼
曰狄青你這回做也你只是董士廉礙着你
今日殺了我這回做也青聞之大驚不敢誅蓋
青起于卒伍而貴嘗有嫌疑之謗心惡聞此語
因破檻車械送獄獄既在有司士庶得以為計矣
其後反訟師魯賊罪師魯敗死而士庶從輕比
者用姚嗣宗之計得脫也

狄青宣撫廣南平儂智高未出師先大陳軍儀

崇亦當作宗

數諸將不俟大軍之到先出師不利就坐擒陳
崇儀等三十餘人斬之及次問余襄公襄公瞿然
下拜而孫元規頗申理之得免次及提刑祖澤之問
諸將兵敗亡之由擇之知必不免勃然起對曰
太尉不得無禮無擇來時金口別宣有諭其客
將在廳下即呼牽提刑馬遂就廳事上馬以出
于甲冑兵戈之間既至所舍便溺俱下滿于鞍
韉此所謂氣勝也蓋青武人非倉猝之間言金
口別有宣諭以折其謀則必不免矣

以上疑脫上字

晏元獻自西京以久病請歸京師留寘講筵病
既革上將臨問之甥楊文仲謀謂凡問疾大臣
者車駕既出必攜紙錢蓋已膏肓或遂不起即
以弔之免萬乘再臨也遂奏臣病稍安不足仰
煩臨問仁宗然之實久病忌携奠禮以行然後
數日即薨故歐公作神道碑言明年正月疾作
不能朝飭太醫朝夕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
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奏臣疾少間
行愈矣乃止丁亥以公薨聞以不即視公為恨

蓋此意也

曹襄悼利用既忤宦者明年會其姪洎在真定
因侍婢與中饋爭寵嫁出之而洎猶過其家不
已其夫不勝憤因洎叔衣淡黃襖子入其家
而其夫山呼洎倉卒不知避宦者為走馬奏之
即帽言洎與其叔利用謀不軌差王博文勘其
事鍛鍊既成以大鑊煎油拉洎烹之至今都監
之辭凶不可入蓋洎之冤鬼猶在也歐陽叔弼
言頃於青州王家見章獻與王沂公親札一紙

云曹利用與其姪兒謀叛事理分明也須早殺却着若落他手便悔不及也

王介甫初罷相鎮金陵呂吉父參知政事獨當國會李逢與宗室世居獄作本以害王文恪陶滕章敏元發范忠宣堯夫三人也王滕皆李逢親妹夫而忠宣李氏之甥逢之表兄弟獄事之作范公知慶州忽臺獄問皇祐年范公與逢相見語言不順范公倉卒無以為計忽老吏言是年文正方守慶州檢架閣庫有文正差兵士送

范公赴舉公案尚在據其年月則范公方在慶州侍下其月日不同安得語言與逢相見也遂據公案錄白申臺中乃止向非公案則無以解紛矣范公得脫而元發坐親畧落職知池州王以東宮官神宗保全之乃免

王介甫罷相守金陵呂吉父參知政事起鄭俠獄欲害介甫先罷王介甫放歸田野王呂由是為深仇又起李逢獄以李士寧介甫布衣之舊以寶刀遺宗室世居事欲陷介甫會朝廷再起

介甫作相韓子華為次相急令介甫赴召其事
遂緩故介甫星夜來朝而得解焉李之儀端叔
擬元祐中為言六曹編初刪定官見斷案李士
寧本死罪荆公就案上親筆改作徒罪王鞏本
配流改作勒停劉瑾滕甫凡坐此事者皆從輕
比焉

張茂實太尉章聖之子尚宮朱氏所生章聖畏
懼劉后凡後宮生皇子_公主子俱不留以與內侍
張景宗令養視遂冒姓張既長景宗奏授三班

奉職入謝日章聖曰孩兒早許大也昭陵出閣
以為春坊謁者後擢用副富鄭公使虜作殿前
步帥中丞韓絳言茂實出自宮中迹涉可疑富
弼引以為殿帥蓋嘗同奉使交結有自弼惶恐
待罪然朝廷考校茂實之除歲月非弼進擬出
絳知蔡州弼乃止厚陵為皇太子茂實入朝至
東華門外居民繁用者迎馬首連呼曰虧你太
尉茂實惶恐執詣有司以為狂人而黥配之其
實非狂也茂實緣此求求外郡至厚陵即位避

藩邸諱改名攷頗踈之自知蔡州坐事移曹州
憂恐以卒謚勤惠滕元發言嘗因其病問之至
卧内茂實岸憤起坐其頭角嶮然真龍種也全
類竒表盖本朝内臣養子未有大用至節帥者
于此可驗矣其子詢字仲謀賢雅能詩有子與
邸中作婦此可怪也

韓魏公帥定狄青為提管一日會客妓有名白
牡丹者因酒酣勸青酒曰勸班兒一盞讒其面
有涅文也青來日遂答曰牡丹者後青舊部曲

無子字之字亦
疑行

兒下有也字

焦用押兵過定州青留用飲酒而卒徒因訴請
給不整魏公命擒焦用欲誅之青聞而趨就客
次救之魏公不召青出立于子階之下懇魏公
曰焦用有軍功好兒魏公曰東華門外以狀元
唱出者乃好兒此豈得為好兒耶立青而面誅
之青甚戰灼久之或白提管立久青乃敢退盖
懼并誅也其後魏公還朝青位樞密使避火般
家於相國寺殿一日袂衣淺黃襖子坐殿上
指揮士卒盛傳都下及其家遺火魏公謂救火

人曰爾見狄樞密出來救火時着黃襖子否青
每語人曰韓樞密功業官職與我一般我少一
進^士及第耳其後彗星出言者皆指青浚扈可慮
出青知陳州同日以魏公代之是夕彗滅

王廣淵識英宗於潛邸及即位欲大用之不果
然中外之事莫不以聞又論宰執專權須收主
威英神之朝俱主其說時宰患之無如之何乃
及間諫官司馬君實力言其姦邪不可近章至
八九上廣淵竟出外世徒知君實言廣淵而不

知宰相之反間也然則陰諷臺諫以逐人主親
臣古今之所不免其神宗時君實言楊繪不當
言魯公亮事神宗御批與滕元發令諭繪云光
醇儒少智未必不為人陰使之耳蓋廣淵被逐
嘗云君實純直受人風指之詳^誤而云耳
司馬溫公屢言王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之
以謝天下聲震殿廷是時滕元發為起居注侍
立殿均既歸廣淵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
殿間乞斬某以謝天下元發在竊均不知聖語

無大字

如何元發戲曰只我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歐陽大春湖南人元祐初為廣州幕官嘗夢入
一僧舍稍新潔有大榜大題其西室曰宰相蔡
確死于此室既寤不曉其旨時持正尚在相位
未幾聞外補而大春以漕檄權知新州一日入
僧舍宛然夢中所見又有西室亦如夢也方歎
息與同官言之未幾持正謫新州無它僧寺
竟居於此寺而所卒之地悉如前夢又何異也
李宗易郎中陳州人詩文琴碁游藝皆妙絕過

以上卷上畢

人前輩中名士也晏臨淄公為陳守屬伏暑中
同諸客集於州之後圃時炎曦赫然晏公歎曰
江南盛冬烘柿當此時得而食之應可滌暑也
宗易忽對曰此極易致願借四大食合公大驚
遽令取之宗易起入於堂之西房令取合復掩
關少刻而出振衣就席徐曰可令開合既如言
烘柿四合俱滿正如盛冬初熟者霜粉蓬勃分
遺衆客及其家靡不沾足晏公曰此人能如此
甚事不可做自是遂踈之

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所以東坡詩云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蓋欲委滕公以天下之事也一日語及北虜事曰太宗自燕京城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為所奪從人宮嬪盡陷沒股上中兩箭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瘡發云蓋北虜乃不共戴天之讐反捐金繒數十萬以事之為叔父為人子孫當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蓋已有取北虜大志其後永樂靈州之敗故鬱

鬱不樂者尤甚愴聖志之不就也章敏公為先

子言

召臣作君辰

王召臣榜是時歐公為省元有李郎中忘其名是年赴試南宮將迫省試忽患疫氣昏憤同試相迫勉扶疾以入既而疾作凭案上困睡殆不知人已過午忽有人腋下觸之李驚覺乃鄰座也問所以不下筆之由李具言其病其人曰科場難得已至此切勉強再三言之李試下筆頗運思鄰座者乃見李能屬文甚喜因盡說賦中

人下疑有事字

此字疑誤

所當用事及將已卷子拽過鋪在李案子上云
某乃國學解元歐陽修請公拆拽回互盡用之
不妨李見開懷若此頓覺成篇至於詩亦然
是日程試半是歐卷半是歐詩李大感激遂覺病
去論策二場亦復如此榜出歐公作魁李亦上
列遂俱中第云後李於家廟之旁畫歐公像事
之等父母以獲祿位者皆公力也李嘗與先祖
同官俱引先祖至影堂觀之先祖先公每言此
以戒世之場屋虛誕以相忌嫉者之戒云

俱疑作且

京兆李植字化光觀察使士衡之孫自少年好
道不樂婚宦初為侍禁約婚慈聖既娶迎入門
見鬼神千萬在其前植驚走踰墻避之后時即
還父母家俄選為后焉植後自放田野往來關
中洛陽汝州人以為有道之士也劉貢父過寶
應僧舍與昭禪師者語壁有畫山水極妙昭語
貢父乃化光所畫貢父率然贊之曰昆侖有名
瑤池非實在夢整觀觀幻旋失惟是墨妙半壁
蕭瑟崎義坎塲雲舒川疾是心中象非筆端物

大士觀化四海一室

先公言劉莊恪公平初及第為常州無錫尉時有巨盜在境上未獲會歲旦日入謁縣宰是時循國初故事多用齊魯鄙朴經生為縣令而無錫令又昏老之經生也令廳史贊簿尉廷趨而端坐於廳事受之平素尚氣不能堪徑趨廳事捽而奮拳痛毆之踣于座下左右挽引以去一邑喧傳尉毆死令矣平亦不顧歸而酣飲至醉群盜聞尉毆令死大喜乘節日至邑之草市飲

酒會有密報平者乘大醉亟呼弓手并市人徑捕之諸盜俱醉且不虞尉能遽至也平皆手殺五人擒得者二十餘人全夥并獲凱旋歸邑會令家嚙藥救之得蘇功過俱奏上詔改大理評事知鄆陵縣由此知名

王荆公於揚寘榜下第四人及第是時晏元獻為樞密使上令十人往謝晏公俟衆人退獨留荆公再三謂曰廷評乃殊鄉里久聞德行鄉評之美况殊備位執政而鄉人之賢者取高科寔

預榮焉又曰休沐日相邀一飯荆公唯々既出
又使直省官相約飯會甚慇懃也比往時待遇
極至飯罷又延坐謂荆公曰鄉人他日名位如
殊坐處為之有餘矣且歎慕之又十數百言最
後曰然有二語欲奉聞不知敢言否晏公言至
此語欲出而擬議久之晏公泛謂荆公曰能容
於物々亦容矣荆公但微應之遂散公歸至旅
舍歎曰晏公為大臣而教人者以此何其卑也
心頗不平荆公後罷相其弟和甫知金陵時說

此事且曰當時我大不以為然我在政府平生
交友人々與之為教不能保其終今日思之不
知晏公何以知之復不知能容於物々亦容焉
二句有出處或公自為之言也

王荆公議阿云按問自首法舉朝紛々惟韓持
國與公議同一日晚持國歎曰此法至近而易
知之事乃與時議如此大異持國因曰此事雖
與介甫同因夜來枕上不能寐細思之亦有可
議也荆公歎曰此一事安石理會來三十年矣

無阿云二字

以文云晚下疑

有脫誤予疑晚

當作曉下脫起

向二字未審是

否

持國以一夕聰明勝之不亦難乎

夏英公其父侍禁名廷皓因五鼓入朝時冬月盛寒見道左有嬰兒啼甚急蓋新生子也立馬遣人燭下視之錦綉文葆插金釵子二隻且男子也夏無子因携去育之竟不知誰氏子焉稍長其父没王事得官潤州丹陽主簿姚鉉作浙漕見其人物文章薦試大科遂知名

章子厚作宰相日齊州奏孫耿鎮監鎮武臣私官奴乃本鎮富民所畜也一夕詣官奴為富民

結客毆之傷重垂盡而逸且陰遣人訴于州

奏監罪請寘于法子厚為請富民誅于鎮市中
監官放罪還任

神宗遣貴璫張茂傳宣撫問韓魏公待以舊例常禮或謂公茂則貴密方親信宜厚遇之公曰正謂此也我若過禮之茂則歸奏必為人主所窺不若且守中而已乃所以防閑也

陳秀公罷相以鎮江軍節度使判揚州其先瑩在潤州而鎮江即本鎮也每歲十月旦寒食詔

告街作街告然
其義未詳
唱作唱

許兩徃鎮江展省兩州送迎旌旗舳艦官吏錦
繡相屬於道今古一時之盛也是時王荆公居
蔣山騎驢出入會荆公病愈秀公請于朝許帶
人從徃省荆公詔許之舟楫銜尾蔽江而下告
街而於舟中唱道不絕人皆歎之荆公聞其來
以二人肩鼠尾轎迎于江上秀公鼓旗艦舳正
唱道荆公忽於蘆葦間駐車以俟秀公令就岸
大舟回旋久之乃能泊而相見秀公大慚其歸
也令罷舟中唱道

先子言元豐末王荆公在蔣山野次跨驢出入
時正盛暑而提刑李茂直徃候見即於道左遇
之荆公捨蹇相就與茂直坐於路次荆公以兀
子而茂直坐胡牀也語甚久日轉西矣茂直命
張傘而日光正漏在荆公身上茂直語左右令
移傘就相公曰不須若使後世做放牛須着與
他日裏耕田

華州西嶽廟門裏有唐玄宗封西嶽御書碑其
高數十丈砌數段為一碑其字八分幾尺餘其

上薄雲霄也舊有碑樓黃巢入關人避于碑樓
上巢怒并樓焚之樓既焚盡而碑字缺剝焚損
十存二三也京兆姚嗣宗知華陰縣時色希仁
初為陝西都轉運使終入境至華陰謁廟而縣
官皆從行希仁初不知焚碑之由禮神畢循行
廟內見損碑顧謂嗣宗曰可惜好碑為何人燒
了嗣宗作秦音對曰被賊燒了希仁曰縣官何
用嗣宗曰縣中只有弓手三四十人奈何賊不
得希仁大怒曰安有此理若奈何不得要縣官

何用且賊何人至於不可捉也嗣宗曰却道賊
姓黃名巢希仁知其戲已默然而去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
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廷出其經捨
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自書於後曰故李氏
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
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
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々其後江南僧持歸
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大火相輪自

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為金陵守王君玉所得君
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寧鳳子儀家喬氏所
書在經後字極整潔而詞甚悽惋所記止此徐
鍇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誥豈斯人也
李師中誠之其父緯坐鎮戎軍退陣當斬誠之
赴省試訟父之寃且乞斬韓魏公以其起陝西
民兵乃應賊致敗是時誠之叔紘知開封府誠
之方年十八歲一日紘坐廳視事見朝廷押上
書人至堦下視之乃其家六秀才也尋得釋是

年遂登科

李師中與王介父甫同年進士自幼負材氣一日
廣坐中稱其少年豪傑介父甫方識之見衆人稱
譽其豪傑乃云唐太宗十八歲起義兵方是豪
傑渠是何豪傑衆不敢以對

劉貢父與王介父甫最為故舊荆公嘗戲拆貢父
名曰劉攽不值一分文謂其名也貢父復戲拆
荆公名曰失女便成宕無以真是始下交亂真
如上交誤當守荆公大歎而心啣之

嘉祐中士大夫之語曰王介甫父家小底不如大底南陽謝師宰家大底不如小底謂安石安禮安國安上謝景初景溫景平景回也

晏元獻以前兩府作御史中丞知貢舉出司空掌輿地之圖賦既而舉人上請者皆不契元獻之意最後一日旣瘦弱少年獨至簾前上請云據賦題出周禮司空鄭康成注云如今之司空掌輿地圖也若周司空不止掌輿地之圖而已若如鄭說今司空掌輿地之圖也漢司空也不

知做周司空與漢司空也元獻微應曰今一場中惟賢一人識題正謂漢司空也蓋意欲舉人自理會得寓意于此少年舉人乃歐陽公也是榜為省元

石介作慶歷聖德詩以斥夏英公高文莊公曰惟竦若訥一妖一孽後聞夏英公作相夜走臺諫官之家一夕所乘馬為之斃所以彈章交上英公竟貼麻改除樞密使緣此與介為深仇其後介死英公每對官吏或公廳時失聲發歎曰

有人於界河逢見石介來後卒有投蕃將發棺
之事有旨下兗州驗實杜祁公罷相守兗州力
為保明乃免

徐常侍鉉自江南歸朝右散騎常侍貶靜難軍
行軍司馬而卒於邠州鉉無子其弟錯有後居
金陵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有鉉錯告勅備
存甚多僕嘗至攝山求所謂徐十郎家觀之其
間有自江南歸朝初授官誥云歸朝人偽銀青
光祿大夫知內史事上柱國徐鉉可依前銀青

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知內史乃江南
宰相也銀青存其階官也

祖字疑作神
此條殊費解
疑是二事
無而字

批判者文字甚衆祖宗時不惟宰相雖百執事
皆起復而至富鄭公乃以太平而辭耳本朝儒
臣楊大年王元之晏相皆不曾持父母服也富
公之後如陳升之亦百日則起復耳此蓋朝廷
體貌况在兵革之際乎其來否則在人耳
蹇授之以廢孟后見章子厚言後一斷當如何

子厚曰除是惇不在此地有死而已謂立劉后也然不久遂立中宮子厚但奉行而已

范景仁父名文度為蜀孔目官事張乖崖時見發郡人陰事而誅之而不知其何以知之但默觀一小冊每鈎距得人陰事必記之冊上書訖大箱封題甚密文度日侍其旁而莫測也然每觀小冊則行事多殺人或行法一日乖崖方觀小冊忽內迫遽起不及封箱文度遽取其小冊觀之盡記人細故過有已行者即朱勾之未行者

尚衆也文度閱畢始悟平日所行乃多布耳目所得遂毀而焚之乖崖還見几上箱開已色變及啟觀小冊已失之大怒之次文度遽前請命曰乃某毀而焚之今願以一命代衆人死乞賜誅戮乖崖問其故答曰公為政過猛而又陰採人短長不皆究實而誅若不毀焚恐自是殺人無窮也乖崖徐曰貸汝一死然汝子孫必興自是並用之景仁其子也既起家又以其一家三翰林百祿為執政何乖崖之知人而賞文度其

自既起家以下
文義多不順疑
有脫誤

後果興

小說載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者見燈輒閉目云煙氣易以蠟燭亦閉目云烟氣愈甚然則宮中未嘗點燭耶云宮中本閤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觀此則李氏之奢侈可知矣

此條疑亦有脫

誤

司馬溫公為相除張茂則之子巽為閤門使本朝無內臣之子在閤門者君實明日語給事中蔡元度王子發曰光不敢爭正留以成給事之

賢名耳

楊康國為先子言治平中彭汝礪諒陰榜赴省試時以汴河上舊省為歲院既聞榜出與同試數人自往探榜既出門則報榜者紛然天漢橋忽有一肥舉人跨蹇自河路東來者問報榜者曰狀元何人對曰彭汝礪也跨蹇者聞之即時回更不至省前康國追問隨行小童曰此雍丘許秀才名安世也康國駭之次舉聞安世第一人及第也

此處疑有誤

李公弼字仲修登科初任大名府同縣尉因檢
驗村落見所謂魚鷹者飛翔水際問小吏曰此
關雎也因言此禽有異每棲宿一窠中二室仲
修令探取其窠觀之皆一窠二室蓋雄雌各異
居也因悟所謂和而別者以此也鷲而通者習
水而善捕魚也和而別者因此悟明仲修且歎
村落猶呼曰關雎而和而別則學者不復辨矣
東坡自海外歸至南康軍語劉義仲壯輿曰軾
元豐中過金陵見介甫論三國志曰裴松之

該洽實出陳壽上不能別成書而但注三國志
此所以陳壽下也蓋好事多在注中安石舊有
意重脩今老矣非子瞻他人下手不得矣軾對
以軾於討論非所工蓋介甫以此事付託軾
今以付壯輿也僕聞此於壯輿蓋直記其舊言
時彥舉進士第一人後為江東小漕因按部舟
行于大江阻風繫舟僻在港汊一山下因與同
載二三舉人盡却從者上山間步山甚峻披荒
以行及轉山背忽一小寺出於山頂已有一老

無得字

僧下山迎問曰豈非時狀元乎彥既訝了無從者且非當路何以知其至也僧曰此寺佛殿後有人題壁曰某年月日時狀元到寺某志之有年今日乃得其所記之日時也某及時晨起相望久矣彥始吐實而未之信也相與至佛殿後旋掃去積塵始見其字皆如僧言而別有題年月則彥尚未生之前也觀其旁又曰此去十三年官終四品彥錄之以歸嘗以語於人至大觀初彥以吏部尚書卒正四品距見題字時適十

三年矣

劉瑄河中人樞密學士綜之孫也其庶母王氏既生瑄而出外瑄事嫡母任氏三十年不懈嫡母死尋訪王氏了不能得遂弃官布衣蔬食跣足走天下訪之莫知其生死數年而瑄志益堅誓不見母不復為人會歲除日行次汝洛間地名彭坡者逆旅羈棲歲盡未遂所志泣于村市酒肆中忽見日者瑄憂鬱中謾呼令作卦日者端策云此坤卦乘乾卦父母爻動必求訪父母

無之字
即或作即疑誤

今坤卦為主則必母也因自喜曰平生求之未見而喜神臨^靈知化之速但不須發去只留此以俟匪惟在今日且在今一時之內所謂大慶可以賀矣瑄雖心喜能知本意而後既^段悠漫乃日者之常態唯之不應日者臨行猶曰即應無相忘也瑄愈惑旋聞簫鼓喧闐乃村人嫁女于除夕也舉酒肆人奔往觀之瑄獨坐無聊已而觀者稍復還坐而各說所見一老卒在坐曰此本縣富人之女嫁此村富家其送女者所生也其

壻家去此纔十步此婦人先在一大官家聞生子今作官矣又入一家再為此富家側室生兒女三人今嫁其季也故今自送嫁其正室已亡家甚富而專家事于資送女甚厚也瑄引身稍相近問翁知媪之姓氏與前主之姓乎曰此婦姓王聞前主姓劉其子小名則瑄也瑄始驚問翁何以知其詳如此兵曰我放停兵也固嘗役于其家且每祝我此事故我嘗在心也蓋紙書其姓名狀貌以千計矣出腰間繫衣中小紙示

祝疑作說

瑄因畧道所以方語話酬酢間村市小兒之慧
黠者潛往報此婦人矣已而老兵問瑄詳細曰
當為驗之然瑄久求母不獲而為人給之疑似
多矣意事與名字或有相同者未敢必信也已
而小兒輩與老兵繼往婦人聞之亟遣騎乘迎
瑄猶未信漫往既各細驗之真瑄母也貯心
滋久再見于不料母子相持號慟殞絕於村市
久之事定因訪日者莫見也問于村中亦曰未
嘗有此色目人意以瑄純孝所感天假神靈以

告之爾瑄後迎母同居久之以壽終瑄仕遇神
宗累膺繁劇為世名臣二子何勃皆登科其家
光顯貴盛亦天之報也

李教者都官郎中曇之子自少不調學左道變
形匿影飛空妖術既成而精同黨皆師而信服
焉曇之母以夏月晝寢於堂而堂堦前井中忽
雷電霹靂大震續有黃龍自井飛出曇母驚起
開目見之怖投林下徑死家人徐視之乃教所
變龍即教也曇見母死吼怒杖之垂盡遂出教

蓋與惡少薄遊不檢一日書娼館曰呂洞賓李
教同游曇知其尚存也遣人四出捕之尋獲矣
教皇窘自縊死久之王則叛於貝州其徒皆左
道用事聞教妖術最高聲言教為謀主用朝廷
亦知教妖術最高果為則用不可測也聞之大
駭捕曇及教妻兒兄弟下獄莫必得教雖曇言
教逐出既自縊死終不信也又於娼館得教所
題教與呂洞賓同游又詔天下捕李教及呂洞
賓二人會貝州平本無李教者始信其真死矣

乃字疑衍

乃獨令捕呂洞賓甚久乃已知其寓託無其人乃雖知其貝州無李

教所部監司太守如張昱之張存十數人前皆

重貶曇責昭州別駕教妻子皆誅殊死今仁宗實

錄雖載此而無如此之詳故表見之

呂文穆蒙正少時嘗與張文定齊章惠賢王錢宣靖隨

若水劉龍圖燁同學賦于洛人郭延卿惠卿洛中

鄉先生一日同渡水謁道士王抱一求相有僧

應門曰師出矣衆問僧何為師道士僧曰學術

數于道士三十年矣衆因泛問之僧曰吾師切

無切慎二字

漢疑作漢

戒術未精切慎毋為人言君等必欲知明日復
來叩師可也明日遂見之文穆對席張王次之
錢又次之劉居下座坐定道士撫掌太息衆問
所以道士曰吾嘗東至於海西至流沙南窮嶺
嶠北抵大漢四走天下求所謂貴人以驗吾術了
不可得豈意今日貴人盡在座中衆驚喜徐曰
呂君得解及第無人可奉壓不過十年作宰相
十二年出判河南府自是出將入相三十年富
貴壽考終始張君後三十年作相亦皆富貴壽

考終始錢君可作執政然無百日之久劉君有
執政之名而無執政之實語遍及諸弟子而遺
其師郭君忽然以為謬妄曰坐中有許多宰相
乎道士色不動徐曰初不受饋必欲聞之請得
徐告後十二年呂君出判河南府是時君可取
解次年雖登科然慎不可作京官廷卿益怒衆
不自安乃散去久之詔下文穆果魁多士而延
卿不預明年文穆廷試第一是所謂得解及第
無人可壓矣後十年作相十二年有留鑰之命

悉如所言延卿連蹇場屋至是預鄉薦鹿鳴燕
日文穆命道士與席賓散獨留二人者內閣閣盡
歡如平生文穆矜歎賦詩曰昔作儒生謁貢
闈今為丞相出黃扉兩朝鴛鴦醉中別萬里烟
霄達了歸羽客漸垂新鶴髮故人猶著舊麻衣
洛陽漫說多才子徒惜昔遭逢似我稀道士索紙
札似若復章者乃書偈曰重日重月榮華必別
笙歌前導偃師看雪文穆心知其異敬收之其
後錢貳樞府未百日罷張王先後登庸劉守蒲

看字似勝着字

中朝廷議除執政命未及下而卒延卿以文穆
極力推挽登第未久改秩後卒無一差者獨贈
文穆之偈乃致仕薨於西京以重陽日喪過偃
師是日大寒微霰笙歌乃勅葬鹵簿鼓吹也
鄭翰林獬郎官紆之子也獬雖負時名然累赴
殿試省試俱不利紆為狄青征廣南辟客是時
儂智高鳴張未知勝負留家在雍丘舟中而獬
赴殿試罷在京師候唱名其母與盡室憂紆從
軍未知吉音又憂獬仍舊黜于殿試一家屏默

惶惑之次忽舟尾晨炊釜鳴聲甚厲震動兩岸
舉家不知所為釜鳴未定忽岸上亟尋鄭郎中
船乃報捷者南來且附紆書云已破儂賊殺戮
殆盡走入溪洞且議賞超遷矣語次又有北來
報榜者馳至云二秀才昨日唱名而出已狀元
及第矣釜鳴蓋有為吉者

鄭毅夫幼弟名猷字獻嘉風流文雅人物秀少
翩翩佳公子也又自幼隨侍毅夫守東南名郡
如錢唐之類所閱佳麗皆一時之選喜讀書而

親養作養親

詩章翰墨皆有聲毅夫既沒求監安州酒稅安
州其鄉里以便親養也久之湖南招降得蠻首
舒光勇者溪洞生黎面色如漆聲音侏儻如鬼
物然朝廷不殺以三班差使亦來監安州酒稅
與猷同官猷以其素茹蛇飴蠱之人每於其家
送食必作兩分與之對飧然光勇終不快意蓋
未嘗知中國士大夫家嘗饌也每食饌畢必令攔
頭輩於務前餅店以四錢買胡餅二枚光勇既
取食必大稱味之美以謂平生未嘗知此味也

一日又以對猷言如前猷因語之曰汝本溪洞
腥臊生蠻不知有飲食乍得此至下之物食之
以為未始有也猷謂所善曰此事固小可以喻
大凡不知而妄作者皆舒光勇之類也

王景彝以御史中丞知貢舉而王平甫被黜平
甫對客云就試前夢御街上騎驢而墜地今果
為驢子所落景彝聞而大銜之其後平甫試大
科景彝彈其士檢不修罷之又曾子固作中書
舍人還朝自恃前輩輕蔑士大夫徐德占為中

丞越次揖子固甚恭謹子固問賢是誰德占曰
禧姓徐子固答曰賢便是徐禧大怒而忿然
曰朝廷用某作御史中丞公豈有不知之理其
後子固除翰林學士德占竊疏罷之又改罷修
五朝史

喻皓所造開寶塔為天下之冠康定中白晝人
見塔上一燈明頃刻數盞以至千百盞湏臾大
雷兩作而焚盡都人大駭此真天火也祖母為
先子言

劉原父就省試時父立之為湖北轉運使按部
至鄂州與郡守王山民宴于黃鶴樓數日不發
謂守曰吾且止此以候殿榜兒子決須魁天下
守心不平且曰四海多士雖令似才俊豈可預
料立之日縱使程試不得意亦須作第二人來
日殿榜到州原父果第二名總得家書云初考
乃狀元為賦中小誤遂以賈黯為魁立之即以
書示郡守而行所謂知子莫若父也
穎上安希武殿直言太祖受命封正獨守城不

以上卷中畢

下其曾祖嘗隨太祖自攻之後守封正者奏職
既入拜諸司使陳橋門開以迎太祖即斬守門
者又言其祖乃安習也太宗判南衙時青州人
携一小女十許歲詣闕理產業事太宗悅之使
買之不可得習請必置之遂與銀二笏往習刀
截銀一二兩少塊子不數日竊至南衙不久太
祖知之捕安習甚嚴南衙遂藏習夫婦于宮中
後至登位才放出故終為節度留後其青州女
子終為賢妃者是也

置疑作致

截銀一二兩何

也此事未明

疑有脫誤

歐公云太祖英武潞州李筠反狀至懷其奏召
其子皇城使守節言父反事惶恐次謂彼只少
爾但速去來日方出奏示臣僚守節至潞州開
城降兵不血刃

慶歷三年御試進士時晏元獻為樞密使楊察
晏壻也時自知制誥避親勾當三班院察之弟
寘時就試畢負魁天下望未放榜間將先宣示
兩府上十人卷子寘因以小賦求察問晏公已
之高下焉晏公明日入對見寘之賦已考定第

四人出以語察察密以報寘而寘試罷與酒
徒飲酒肆聞之以手擊案歎曰不知那箇衛子
奪吾狀元矣不久唱名再三考定第一人卷子
進御賦中有孺子其朋之言不懌曰此語忌不
可魁天下即王荆公卷子第二人卷子即王珪
以故事有官人不為狀元令取第三人即殿中
丞韓絳遂取第四人卷子進呈上欣然曰若楊
寘可矣後以第一人為第四人寘方以鄙語罵
時不知自為第一人也然則公平生未嘗略語

曾考中狀元其氣量高大視科第為何等事而增重耶

楊宣懿察之母甚賢能文而教之以義小不中程輒扑之察省試房心為明堂賦榜登科第二人報者至其母睡未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為人所壓若二郎及第待不教人壓却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實果魁天下

歐陽文忠慶歷中為諫官仁宗更用大臣韓富范諸公將大有為公銳意言事如論杜曾家事

通嫂婢有子曾出知曹州即自縊死又論叅知

政事王舉正不才及宰臣晏殊賈昌朝舉館職凌景陽娶富人女賈有章有賦賦魏庭堅踰濫三

人皆廢終身如此之類極多大忤權貴遂除修

起居注知制誥韓富既罷未幾以龍圖閣直學

士為河北都運令計議河北二相賈昌朝陳執中

爭事邊事其實宰相欲以事中之也會令內侍供

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今命侍從出

使故事無內侍同行之理而臣實恥之朝廷從

賈有下當有脫誤

無替名二字

之公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中傷會公甥張氏
妹一作處州壻龜正之女非歐生也幼孤鞠育
于家嫁姪晟自處州司戶罷以替名僕陳諫
同行而張與諫通事發鞠于開封府右軍巡院
張懼罪且圖自解免其語皆引公未嫁時事詞
多醜鄮軍異運巡判官著作佐郎孫揆止劾張與諫
通事不復支蔓宰相聞之怒再命太常博士三
司戶部判官蘇安世勘之遂盡用張前後語案
俄又差王昭明者監勘蓋以公前事欲令釋憾

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勘案牘視之駭曰昭明
在官家左右無一日不說歐陽修今省判所勘
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喫劔不得
安世聞之大懼竟不敢易揆所勘但劾歐公用
張氏資買田產立已事奏之宰相大怒公既降
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牒三司取錄問吏人
不聞奏降殿中丞泰州監稅昭明降壽春監稅
公責告云不知淑慎以遠罪辜知出非已族而
鞠于私門知女歸有室而納之群從向以訟起

春作州

潜召作替名

前上疑有其字

晟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資券既不明辨無所驗
以其久叅侍從免致深文除延閣之名還序右
垣之次仍歸漕節往布郡條體余寬息思釋前
外又安世責詞云汝授制按考法當窮審而乃
巧為贖比願弭事端漏漏落偏說陰各傳會知朕
慎重獄事不關有司而私密省寺潜召胥役跡
其阿比之實尚與朋黨之風云其後王荆公
為蘇安世埋銘盛稱能回此獄而世殊不知揆
守之于前明昭主之于其後使安世不能有所

變改迎合也然則二人可謂奇士爾昭明後亦
召用而揆饒州人終殿中丞當張獄之興揚闕
叔怪外為舉人上書陳相力救之今宗文集中有
外書曾存之言

歐陽公為河北都運使時程文簡知大名府歐公
性急自大而文簡亦狷介不容物宰相意令二
人憤爭因從而罪之公悟其旨初至大名文簡
迎于郊因問歐公所以外補之由公歎曰吾儕
要會得此正唐宰相用李伸紳韓愈今不臺叅故

謂者作脩身者

例耳吾二人豈可墮其計中耶文簡亦大歎二人遂益交歡相好宰相聞知不久有孤甥之獄達奚盈、傳晏元獻家有之蓋唐人所撰也盈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艷冠絕一時會貴人者病同宦之子為干牛謂者父遣往視之因是以秘計相親盈、遂匿于其室甚久干牛失子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而莫見其跡因問近往處其父言貴人病嘗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謂干牛曰今勢不能

自隱矣出亦甚無害干牛懼得罪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恐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帶幕屏幃如此所見食物如此勢不由已則決無患矣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虢國夫人入內明皇戲問曰何久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而已為人妾者智術固可慮矣又見天寶後掖庭戚屬莫不如此國何以久安耶此傳晏元獻手書在其甥楊文仲家其間叙婦人姿色及情好曲折

甚詳然大意若此

皇祐二年有狂人冷青言母王氏本宮人因禁中火出外已嘗得幸有娠嫁冷緒而後生者青為藥鋪役人與高繼安者謀之詣府自陳并妄以神宗與其母繡抱肚為驗知府錢明逸見其姿狀魁傑驚愕起立後明逸以狂人置不問止送汝州編管推官韓絳上言青留外非便宜按正其罪絕群疑翰林學士趙槩亦言青果然豈宜出外若其妄言則匹夫而希天子之位法所當

誅遂命槩并包拯按得姦狀與繼安皆處死錢明逸落翰林學士以大龍圖知蔡州府推張式李舜元皆補外世妄以宰相陳執中希溫成旨為此故誅青時京師昏霧四塞殊不知執中已罷是時宰相乃文富二賢相處大事豈有誤哉劉原父好雜記事或古或今動成卷軸予嘗見其一卷內逐段事一云蕭固為廣西轉運使時儂智高未反但誘聚亡命陰為窺邊計邊吏皆不悟固遣人誘說且奏朝廷乞與智高一官善

撫之因令間交趾奏下樞密院難固再三固又
言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郭至六七皆不報固
既召歸智高果反城破殺吏大困一方所至騷
然至遣大臣僅能敗亡則樞密院乃歸責于固
以知吉州所謂曲突徙薪無息澤焦頭爛額為
上客也又一云進士滕甫最能為省題詩皇祐
元年狄青成功於廣西時甫廷試西旅來王詩
云葱嶺占佳氣瓊裘拜未央最為佳句此皆原
父親札爾康定中元昊上言為諸羌所擾不得

已請朝廷乞加一名號宰相大怒即乞削屬籍出
兵加討時惟諫官吳育言夷狄難以中國叛臣
處之乞加以名號不聽卒致侵邊患頗與固相
類然古今如此者多矣鄭畋乞與黃巢節度使
呂琦乞和番之類是也

劉原甫學際父天人知永興日已被病時所親賈
常彝父同在壅夏月與常露坐見一流星甚久
原甫父驚曰當有親王為九五者後數月乃英宗
為皇子

趙至忠虞部自北虜歸明嘗仕遼中為翰林學士修國史著虜廷雜記之類甚多雜記言聖宗芳儀李氏江南李景女初嫁供奉官孫某為武疆都監妻女皆為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晁補之為北都教官因覽此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拭汗爭看平叔白後庭一曲時事新揮泪臨江悲去國今公獻籍朝未央勅

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武疆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拍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却還時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千山不可期蒼黃三鼓潯沱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流信雲轉芳儀如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采珠拾翠衣裳好深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徧數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

下云字疑衍

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哀中原骨肉又零
落黃鵠寄意何當同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
知出門事君不見椎髻泣窮年丈夫飄泊猶堪
憐余嘗遊廬山見李主有國時修真風觀皆宮
人施財刊姓氏于碑有太寧公主永嘉公主二
人皆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龍哀江南錄有一本刪潤稍有倫貫者云李
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
入宮每一入輒數日而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

於外多宛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國主歸朝
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

面

歐陽公為西京留守推官富鄭公猶為舉子每
與公往來是時胥夫人乳媪年老不睡善為冷
淘鄭公喜嗜之每晨起戒中厨具冷淘則鄭公
必來公恠而問之乳媪云我老睡不每夜聞遠宅
甲馬聲則富秀才明日必至以此驗之若如常
夜則必不來歐公知富公必貴

尹師魯性高而褊在洛中與歐梅諸公同游嵩山師魯曰游山須是帶得胡餅爐來方是游山諸公咸謂游山貴真率豈有此理諸公群起而攻之師魯知前言之謬而不能勝諸公遂引手扼吭諸公爭救之乃免

李士寧緣以金釵龍刀遺世居坐罪許安世亦連坐焉初許既魁多士其父許玘為越州知錄徃省覲道出杭州見沈文通召食罷延之書齋玩好盡在見此寶刀以金塗雙龍經之製作精

巧光芒射人安世見而歎愛且屢目之文通曰少張喜此耶通自得此刀家間馭患相繼每欲與人今公方魁天下福氣必能勝之敢以為贈安世得之寶惜特甚而士寧素為安世所仰一日以示士寧見遂拜曰此物乃在公所耶此徐溫所佩有二刀為其雌者士寧已得之此其雄也士寧為此刀親渡海徃外國求之而不得今乃近在公處歎息驚駭久之安世問其意士寧密曰我大丹未成不得仙去者此刀未獲也若

得此二刀以鍊丹不惟我受其功藥成亦可分
遺公矣安世素神信士寧遂舉以與之爾後寤
然久之至世居事作此刀在焉乃士寧私以遺
世居也士寧既坐私入官贈詩與世居又有龍
刀故坐罪配永州而詢其所由乃安世處得之
故亦坐貶噫物之為禍有如此者

先公言與閻二丈詢仁同赴省試遇少年風骨
疎秀於相國寺及下馬去毛衫乃王元澤也是
時盛冬因相與於一小院中擁火詢仁問荆公

出處曰舍人何久召不赴答曰大人久病非有
他也近以朝廷恩數之重不晚且來勞不惟赴
省試蓋大人先遣來京尋宅子爾詢仁云舍人
既來誰不願賃宅何必預尋元澤答曰大人之
意不然須與司馬君實相近者每在家中云擇
鄰必須司馬十二此人居家事可法欲令兒
曹有所觀效爾

政和中青溪知縣奉議郎盛侖因事對移桐廬
縣丞冬至夜宰會同官至深夜明日五鼓漏欲

此下疑有蓋字

盡往賀邑宰未出坐於客次見有緋魚入坐盛
既至遽起就馬亟去且云兒子不孝某有職事
天將明不可留矣禽驚問小吏答云知縣尋常
享祀最早夜來以會客飲酒過多天曉方設祭
此其先父也

呂吉甫自罷叅知政事最為偃蹇元祐間貶為
散官居于建州凡十年再見紹聖固當預政章
子厚蔡元度先得路百計逐之老于為帥繼于
蔡元長久據大權^位以妖人事再貶武昌至張天

卿字未詳

覺作相始薦于上皇召為宮使留京師吉甫作
謝表云歷官三十八任受恩雖出于累朝去國
四十二年留侍方從于今日徽廟大喜甚有大
拜意一日書于紙曰何執中除太傅平章事張
商英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惠卿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既書之矣適一士人獻宮詞百篇其一
首云先帝熙寧有舊臣曾陪元宰轉洪鈞嗣皇
不減周文美八十重來起渭來濱徽宗改不減
作不啻御書二扇一以賜吉甫衆謂必相矣然

何執中鄭居中方攻天覺盡用其黨逐天覺門人起大獄為奇禍而吉甫以腹疾乞致仕卒于京師其命矣乎

賀方回遍讀唐人遺集取其意以為詩詞然所得在善取唐人遺意也不如晏叔原盡見昇平氣象所得者人情物態叔原妙在得于婦人方面妙在得詞人遺意非特兩人而已如少游臨死作讖詞云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必不至於西方淨土若王荆公司馬溫公趙閱道必

無于字

知疑作如

可字疑衍

放疑作頒

不知此道也非特賀晏而已凡古今之詞人盡然如此而已矣若荆公暮年賦臨水桃花詩還如景陽妃含歎墮宮井此善體物者也然不可止此而已終云惆悵有微波殘粧壞難整此乃能見境而却掃除淨盡此所謂倒弄造化手也章子厚在睦州見貢士學制放邵下謂郡守方通曰蔡元長改學制自舊用詩賦也有狀元也做宰相後用經義也有狀元也有宰相章申公在睦州暮年有妾曰舊英有殊色公寵

從下疑失來字

廢之一日其子援至所居烏龍寺僧房有玉界
尺在案上乃公所愛因究其所從群婢共言與
僧通已久公怒令衣為爨婢布衣執爨而已未嘗
箠也而罪群婢不能防閑縛而盡箠之舊英既
執爨請令十二縣君供過乃援妻也縛其僧箠
而送郡其供出事目如牛腰即械送獄郡守方
通親鞠而亟斷之杖其背廳事震動而僧不動
如山舊英執爨四十日夜敝申公思之令援曰
十二縣君不須出令舊英依舊伏侍舊英却着

無舊英二字

舊衣舊英堅不肯着呼至前曰相公送至州縣
則送之舊英不着好衣不伏侍相公舊英寧死
爾言訖吞氣立死

世言章申公在睦州遇猿事時方通為守實然
也云有大猿數十遂使人擒而縛之忽於烏龍
山後突出數千大青猿解縛奪而去之人皆莫
敢近余晉仲目擊

晏元獻罷相守潁州一日有岐踞人獻襍手藝
者作踏索之伎已而擲索向空索植立遂緣索

而上快若風雨遂飛空而去不知所在公大駭
莫測已而守衙排軍白公曰頃嘗出戍曾記此
等事但請闔郡譙門大索必獲蓋斯等妖術未
能遽出府門也公如請戒衆兵曰凡遇非衙中
舊有之物即以斧斫之既周視無有最後于馬
院旁一卒曰舊有繫馬柱五枚今有六枚何也
亟斫之即大呼乃人爾遂獲妖人

章子厚少年未改官蒙歐陽公薦館職熙寧初
歐公作史照峴山亭記以示子厚子厚謂至元

子厚謂三字疑衍

二飲酒字疑皆
行文不然何以
編割斟酒亦可
下獨無此二字
也

凱銘功于二石一置茲山一投漢水子厚曰今
飲酒者令編割斟酒亦可穿衫着帶斟酒亦可
飲酒令婦環侍斟酒亦可飲酒終不若美人斟
酒之中節也一置茲山一投漢水亦可然終是
突兀此壯士編割斟酒之禮也悖欲改曰一置
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此美人斟酒之體合
宜中節故也文忠公喜而用之
王荆公知制誥丁母憂已五十矣哀毀過甚不
宿於家以藁秸為薦就廳上寢于地是時潘夙

公所善方知荆南遣人下書金陵急足至升廳
見一人席地坐露頭瘦損愕以為老兵也呼院
子令送書入宅公遽取書就鋪上拆以讀急足
怒曰舍人書而院子自拆可乎喧呼怒叫左右
曰此即舍人也急足皇恐趨出且曰好舍人好
舍人

歐陽文忠公在兩禁因赴李都尉家會至五鼓
傳呼呵殿而歸至內前禁中訝趨朝之早呼歐
公官使人密覘之知赴李氏集方歸明日出知

同州執政留之甚力以修唐書為言方不行

光州有村民畢姓兄弟二人養母傭力又雇二
人擔糞土得錢以養母盡孝道一日至食時雇
者不至兄弟惶惑夜無母飯不知所為遂各擔
籬遍村求售擔物無有也念母過時未食茫然
四顧力乏枕擔於杏山觀前忽一道士自觀
中呼二人問其困睡狀起對以曲折道士曰我
政欲淘廝汝能從我至觀中因指示其處二人
共淘之皆若器皿既視之皆金器兩擔光彩爛

昭顯作善人

然二人亟尋遠來道士已不復見問觀中無此
色人因擔以示觀主聞之於官太守曰此汝得
之物官難取也盡以給之二人變其業盡以置
田遂為富人教子讀書京中進士第京生二子
之才之翰皆為郡守天之報施昭顯如此

石曼卿與劉潛李冠為酒友曼卿赴海州通判
將別語潛曰到官可即來相見尋約痛飲也既
半載往見到倅廳門其閤者迎謂曰自此入客
位勿高聲也既見謁者問知無官請衣襪鄴潛

曰吾酒友也典客者曰公勿怒既至此無復去
之理我為借以衣不得已衣之坐幾兩時胸中
不勝憤典謁者言通判歇息未敢傳坐幾三時
餒甚忽報通判請贊者請循廊曼卿道服仙巾
以就坐不交一談徐曰何來又久之曰何處安
下有關示及一曲客從旁贊曰通判尊重不請
久坐潛大怒索去云獻湯畢又唱請臨廊潛
益憤趨出曼卿曳其腰帶後曰劉十我做得通
判過否扯了衣裳喫酒去來遂仍舊狂飲數日

而罷

蔣希魯守蘇州時范文正守杭州極下士王荆公兄弟時寄居於杭平甫尚布衣少年也一日過蘓見希魯以道服見之平甫內不能平時目其衣希魯覺之因曰范希文在杭時着道服以見客平甫對曰希文不至如此無禮諸先生者失其名杭州人舉進士當赴禮部間遇異僧慈上座傳以易數云易有三術上者不可言中者猶足了死生證心地者知象數休

咎且言子當傳吾術足以資身不必仕宦蓋子命薄也遂授其術盡驗遂不復就省試又以授其子亦驗慈上座者別去曰他時見胡釘鉸者知吾所在也後失其子章丞相當國必欲致之聲言吾已使人求得其子須來則面與之見先生遂往見章丞相大喜其學且問其子所在曰吾欲相見詐言之耳且入朝薦其學不肯赴舉為言詔特赴殿試生先悔驚走避丞相召鄉人赴殿試者令速結保鄉人泣請若忤丞相則我

輩垂得一官而失皆子之致矣不得已赴試而
犯廟諱丞相入奏斯人不欲仕故為之爾特置
第五甲既悒、不樂一日勉往置冠帶而作帶
者極有士人風範問之則胡釘鉸也驚問慈上
座所在曰君既仕宦矣各行其志可也慈上座
其可得而見也耶先生固請往見之曰上座于人
纔舉意則知之况頃刻已萬里矣何可知其處
也先生並不樂失志得疾不俟注黃甲以疾還
鄉而卒獨其書人猶得之號三官官易六過易晁

以道得其書不可用

無曰字
一鄉下疑有誤

胡先生翼之曰嘗謂滕公曰學者只守一鄉則
滯于一曲則隘鄙必游四方盡人情物態
南北風俗山川氣象以廣其聞見則為有益於
學者矣一日嘗自吳興率門弟子數人遊閩中
至潼關路峻隘捨車而步既上至關門與滕公
諸人坐門塾少憩回顧黃河抱潼關委蛇洶湧
而太華中條環擁其前一覽數萬里形勢雄張
慨然謂滕公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學者其可不

見之哉

滕公嘗語人胡先生有人倫鑒在太學時如賓
卞汪輔之一時學者數百人相隨每於衆中嘗
稱譽安素厚卿曰安秀才骨相他日必貴如此
數十次衆有不服者請其由先生曰此亦易見
爾安君金玉色也金玉必須富貴者所用置之
糞壤可乎人有瓦礫色者至多若瓦礫者何所
用耶亦不待相書而後知也衆人乃服其後安
公三作執政初預改父母俱存官至觀文殿學

士以終

恩官人學王書甚有楷法常書以示衆云書者
一藝爾可以記言紀事非道人之所游心知之
不免生死不知不漳障涅槃有志于道者請事斯
語

穎人沈士龍字景通高節獨行過于古今尤工
於詩慶歷登科既改官以秘書丞為益州司錄
會宗子京為帥惟事宴飲沉湎日夜衙前陪費
多自經景通上書子京力言差役之害請減飲

宴子京不聽又於本路轉運使趙抃閱道不行
乞解官尋醫又不許遂掛衣冠寘本廳載其母
去官子京遣人追之不回過關無以為驗景通
言其情於關吏憐而義之聽其過關坐是勒停
關吏亦得罪久之御史中丞韓絳言其非辜復
官王荆公行復官詞略曰况爾之去官志于善
乎後居穎元豐中卒

張君房字允方安陸人仕至祠部郎中集賢校
理年八十飲^餘卒平生喜著書如雲笈七籤乘異

記麗情集科名分定錄潮說^勝說之類甚衆知
杭州錢唐多刊作大字版携歸印行於世君房
同年白禎者有俊聲亦以文名世蚤卒有文集
行于世常輕君房為人君房心銜之及作乘異
記載白禎死其友行舟夢禎曰我死罰為龜汝
來日舟過當見我矣如其言行舟見人聚觀而
烏鵲噪于岸倚舟問之乃漁者也網得大龜其
友買而放之於江中乘異記既行君房一日朝
退出東華門外忽有少年拽君房下馬奮擊冠

巾毀裂流血被體幾至委頓乃白禎之子也問
吾父安有是事必死而後已觀者為釋解且令
君房毀其板君房哀祈如約乃得去

裴劔傳奇曰陳思王洛神賦乃思甄后作也然
無可疑李商隱詩曰君王不得為天子半為當
年賦洛神是也按洛神賦李善五臣注云曹植
有所感記而賦焉則自昔已傳甄后之事矣至
洛神賦曰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子淚
流襟以浪之善注曰盛年謂少壯之時不能當

君王之意此言感甄后之情以上皆李善之注
語也善已言感甄后之情則此事益明然謂少
壯之時不能當君王之意則誤按甄后自為袁
熙妻而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平袁氏納甄后
至即位之二年黃初二年而甄后被殺時年二
十餘而甄后死之年文帝已三十六矣謂文帝
在位七年而年四十於黃初七年乃崩即黃初
二年、三十六可驗故賦謂人神之道殊兮怨
盛年之莫當者意非文帝匹敵及年齡之相遠

絕故也此有深旨僕考之舊事知其明甚世說云甄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為此奴云六故孔融聞五官將納熙妻也以書與曹公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孔融博學謂書傳所記後見問對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由是觀之不獨兄弟之嫌而父子之爭亦可醜也又按洛神賦序云黃初三年予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

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而魏志曰黃初二年甄夫人卒乃甄后死後一年作賦也故此賦託之鬼神有曰洛靈感焉又曰悼良會之永絕哀一逝而異鄉又曰忽不悟其所含悵神霄而蔽光又曰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訴皆鬼神死生之語也魏志曰植幾為太子數矣而任性而行不自離勵又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罪治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詔曰朕於天

下無所不容况植乎按此皆甄后死之年也惟
李商隱詩再三言之有涉洛川詩通谷楊林不
見人我来遺恨古時春宓妃漫結無窮恨不為
君王殺灌均注曰灌均陳王之典籤諧王于文
帝者又商隱代魏公宮私贈詩先于其下注曰黃
初三年已隔存沒追代其意何必同時是亦廣
子夜鬼歌之流詩云來時西館阻佳期去後漳
河隔夢思知有宓妃無限意春松秋菊可同時
僕意李義山最號知書意必皆有所據耳元微之

代曲江老人百韻詩有曰班女思移趙陳王賦
感甄輝光隨顧步生死獨搖脣

以上卷下畢

壬寅臘月抄訖并按憶庚辰之歲湖賈携舊抄
本至先為林宗取去自後更歷兵火此書尚存
至辛丑歲偶語及之乃太息托腕云破家子散
失閱次年之冬同晤錢遵王語及明皇玉鬪髻
事錢出此書因借歸抄之時無善書之人草
雜書云林宗本尚有五物志附又不知何時得
抄之以成舊觀也

葉石君

五經志南宋吳迴所撰世多未見予近始得之

因自嘆耽書之癖不減昔人所恨林宗石君輩
不見我耳 乾隆甲午秋日廷博

甲午九月廿五日鮑綠飲以此本囑為校勘因
合汪氏飛鴻堂汪氏振綺堂藏本互勘三本皆
善矣 朱文藻

朱君映濬校訖見還予取飛鴻堂本重勘復是
正數十處然飛鴻堂藏本不佳尚有謄脫無從
改定亦一恨也 九月二十七日燈下博記

明日海昌吳騫復從知不足主人借觀據其所

見筆之簡端又不下數十處而此外訛舛者亦
尚有數處終未能釋然此昔人所以有風遶掃
葉之嘆歟

癸巳歲予借得以文本吾友朱君雲達為予手
抄且以意改其豕亥藏之篋行今予又得朱鮑
二君從汪氏二本校過者凡此一書合四家藏
本經四人手眼吾輩之好書可謂勤矣他日以
示雲達當更為之忻然解頤也 甲午十月二
十七日橫河舟次兔牀再志

丙申七月二十七日從拜經樓借得此本因命
胡生鳳苞抄之至八月二十七日抄畢其諸家
校本仍照各色書之更有一二改正處則用黃
筆合觀之恍似文通夢中五色筆矣 鱣識
吾鄉有王性之廟不知即撰默記者否俟考
卷後有葉石君題跋按石君名萬吳之東洞庭
山人晚家琴川聚書數萬卷親為校閱予每思
其人近日修地志者不載其姓氏殊恨事也所
云五總志當更從綠飲處借抄

鱣載筆





